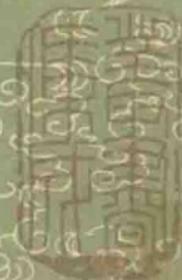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輯補 三



中華書局

十六國春秋輯補

三

湯球撰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一

前秦錄十一

堅夫人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右，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王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兵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及堅死，張氏乃自殺。

依晉書列女傳錄。

張忠

處士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巖棲谷飲恬靜寡欲，清虛服氣，殮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容六斗四升。泰山人於今法之。以上亦散見於初學記五、北堂書鈔百六十、御覽五十、及七百五十七。

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老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周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闕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喪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依晉書隱逸傳錄。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

人。人喪葬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晝無差
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同上

孟欽

術士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
融留之遂大讌會羣寮酒酣目左右將執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以上亦約見御覽九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
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年復見於青州苻朗尋
之入於海島依晉書載術傳錄

僧涉

僧涉一作沙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
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俄而龍便下鉢中天輒大雨以上亦約見御覽十一堅及羣臣
親就鉢中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爲堅著作郎後遷爲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
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爲閼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

段氏得辛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調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宴羣臣於釣臺。一作堅與羣臣飲酒。以祕書監朱彤爲酒正。堅曰。今日之飲。當以落地。

二字一作極醉

爲限。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七。祕書侍郎整。以堅頗好酒。因爲酒德之歌。乃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

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歌曰。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

此節亦見御覽

八百四十二

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每宴羣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氏戶於諸鎮。以四帥子弟三千戶。

配長樂公不鎮鄴。親送不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

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絃。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一作當語

誰堅笑而不納。見堅傳。上段亦散。堅末年好色。寵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

水自本清。一作此河。本是清。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棗樹。或作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

餽

棘刺。內實有赤心。五百七十七。此節亦見御覽。堅笑曰。將非趙文業邪。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

言。上書及面陳。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祕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弗許。及堅死。方遂其

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旦。歸命釋迦文。今來受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經精律晉

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其同遊。終於襄陽。時年六十餘矣。居本有此傳。不知何據。因內多引見於御覽。則十六國春秋本有此傳可知。且御覽所引。亦不見

於晉書載記。則載記或有此小傳。而後脫落歟。姑錄之以俟考。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容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室，龍之末乘，其徒衆至長安，潛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以上亦散見數句於初學記五。

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以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若戲謔。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豈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金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率三歌。識事過皆驗，累世傳之。又箸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依晉書載術傳錄。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記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徒中。推鹿車。背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壻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掇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依晉書列女傳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彭城令蘇道賢之女也。名蕙。字若蘭。有才學。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以贖夫罪。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

錄。依晉書列女傳。及御覽五百二十引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一

後燕錄一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小字阿六敦。母蘭淑儀。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一作四寸，手垂過膝。

一作四

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闢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儔故儔弗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恆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恆相持。恆憚而不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傷前二齒。慕容儔僭即王位，因改名。勤外以慕郤勤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儔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及其時矣。」儔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根言於儔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儔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儔旣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方今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儔從之。及儔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於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僕王公已下。」

此節依御覽四百七十八引補

莫不屏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遂與世子令全出奔於秦。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垂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陽。引令爲參軍。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爲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遺之。
此節依御覽四百七十八引補 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令信之。乃奔暉。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邱。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迺遭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苻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國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奢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

今天厭亂德。因衆士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悉心投命。奈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旣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析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氐。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郤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讞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灑池。垂言於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請奉詔輯寧朔裔。且龍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一作非慕義而來恐冠軍之號。不弛其志。列地

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築於長樂公丕堅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不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悖。子母之軍。恐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四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旣不忠於燕。其肯盡心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苻暉

告急簡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夜襲飛龍悉誅氐兵命左右殺飛龍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

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苻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

此段別本及載記皆略
因依通鑑約補

鳳字道翔宜都王桓

之子桓好宮室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問之曰此第好否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

王修之何足爲好鳳因言曰今王之膳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

加歎賞

以上依御覽八百四十八引補

秦滅燕桓阻兵遼東爲秦所殺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七以擊

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以上依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

垂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

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

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

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少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據洛陽故見

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關門距守不與垂交通斌又遣長史河

當以大義諭秦奉迎反正誣

一作無

上自尊非孤心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

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

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

於是農宙奔列人農乃詣烏桓說張驥使趙秋說屠各畢聰及烏丸劉大等來援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留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及五百五十五引補及御覽四百七十一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皆勸農逆擊之農曰我無兵仗彼有銳鉗音甲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此節依御覽三百五十五引補爲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乃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封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鳳爲建策將軍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馳一作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三

後燕錄二

慕容垂

甲申 燕元元年。晉太元九年。正月，朝羣寮於清陽宮。以暉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

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立太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苟不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蠻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閑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籠。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

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荀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祿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丹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暨寇逼豫州不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敵兵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

圍鄴。若職不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發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墮。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恍然。有慚朝士。卿旣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棟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麻運興衰。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不固守中城。垂壘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援。夷夏不從。燕者尙衆。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晏降。於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詣鄴。垂大悅曰。卿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武王矣。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